为哄小青梅，老公把我丢在极寒北极村

七周年纪念日，老公放年假，带我去北极村赏雪。

行驶至荒郊，我下车拍照打卡。

老公的小青梅打电话过来，哭着说低血糖犯了。

再转头，白色的保时捷已飞驰而去，留我一个人在原地。

紧接着天气巨变，暴风雪来袭，我用尽最后一格电，给老公打了十三个求救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

我被迫徒步回去，被风雪割得青紫，疼到麻木。

最终失去意识，瘫倒在路边。

隔天，冰雪大世界。

小青梅指着一个拟态逼真的雪人，冲着老公嗲笑。

“言清哥，这雪人怎么这么像晓萱姐啊？”

“她昨天不是打了好几个电话吗，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司言清眉头紧皱。

他迅速拿出手机，看到几条鲜红的未接电话，以及我最后的留言。

留言还没点开，手机就被塞回了黑色羽绒的兜里。

“雪儿，你就是心地善良，总爱为无关紧要的人着想。”

“她大晚上的没事干，竟然跑到这里堆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雪人。”

“不过就是吃醋了，故意敲打我，逼着我去陪她！”

杨雪委屈巴巴地低下头。

她一下就红了眼，娇滴滴地扯着司言清的袖子。

“言清哥，你走吧。”

“晓萱姐一直都不喜欢我，误会我们的关系，我不想让你为难……”

司言清心疼地揉了揉她的头。

“傻瓜，哪有赶我走的道理？”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我护了你那么多年，怎么可能因为那个妒妇生气，就轻易放手？”

“在我心里，你比她重要几万倍。”

或许是老天爷看不下去，这句话说完，我微弱的意识猛地苏醒了一点点。

想说话，嘴却被冰死死冻住了。

身体回光返照，死前的走马灯都开始放了起来。

脑海中闪过一卷卷画面。

刚认识的时候，司言清爱我入骨，点天灯买下1000万的粉色海洋之心项链。

一向清冷的太子爷，羞得满脸绯红，吞吞吐吐地表白说，我是他心里最独特的存在，会永远护着我。

直到杨雪回国后，他红着眼，说要好好补偿这些年他不在身边的亏欠。

可我却傻傻信了他早就失效的承诺。

信到如今濒死，亲耳听见他对杨雪的情深义重。

大雪又下了起来。

杨雪娇羞地扑在司言清宽厚的胸膛里。

“言清哥，你真好！”

“在国外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后悔，竟然把自己最喜欢的人弄丢了。”

“对不起，我失言了，还好晓萱姐没听见……”

司言清宠溺地刮了刮她鼻子。

“雪儿，你怎么还在考虑她？”

“当时我一时冲动，才会娶了她。”

“既然娶不到自己最爱的人，那么将就着找个人结婚也行……”

我心口猛地一刺。

为什么明知道那个在我发烧时，不眠不休彻夜陪护，亲自煲中药还被烫伤的司言清，已经不见了。

为什么都被他害得全身冻伤毁容，困在大雪的冰衣里，马上就要死了。

心还是会忍不住地疼呢？

或许，我还是心怀妄念，想要他回头多看我一眼。

哪怕就一眼啊。

杨雪环抱着司言清的细腰，撒娇要去吃远处的冰糖葫芦。

司言清笑着答应。

他转身离开，忽然脚步一顿。

紧接着头微微一偏，熟练地将手机设成免打扰。

“谁也不能打扰我们。”

“哪怕现在顾晓萱死了，我都不会多看她一眼。”

2.

背影越走越远。

司言清搂着杨雪，替她轻轻扫去肩上的白雪。

“雪儿，顾晓萱永远都比不上你。”

“她只会在家做点拿不出手的菜，苦着个脸，盼着我回去吃饭。”

“哪像你是海归高知，样样都比她高一头，以后不许再自降身份提她，好吗？”

杨雪幸福地吻向他的额头。

“知道啦，言清哥。”

她装作不经意地扭头，挑衅地望向身后的我。

我的心沉了下去。

走马灯也渐渐变得模糊。

仅剩的几个画面，只是当年没和司言清在一起之前，我神采奕奕的模样。

为了照顾司言清的饮食起居，我放弃了无数次出国深造的机会。

领导不理解我，本该高站在领奖台，谈着未来外贸商业计划的精英，为什么甘愿沦为一个家庭主妇。

就为了让他满眼都是杨雪的双眸，能够看到一点点我的身影。

深夜等他回来热饭，没睡过一个好觉；酒局应酬到胃穿孔，为他谈妥下关键合作……

即使累到神经性焦虑厌食，全身暴瘦如枯骨，也搏不回他的心。

真后悔啊。

后悔也没用了。

最后一次冻伤的要命剧痛，蔓延全身，撕裂着我的神经。

直到疼得麻木，心跳声也渐渐微弱。

雪停了，太阳渐渐升起。

天气迅速的回温，微微融掉了一点雪，露出一小截大衣衣袖。

路过的小孩吓得尖叫。

“这里面是个人！”

游客们纷纷聚拢过来。

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眼前的雪人雕塑。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拨开了密集的人群。

是司言清！

他犹豫不定地打量着我。

目光落在我的衣袖上时，瞳孔猛地一缩。

“晓萱……”

杨雪气喘吁吁地跟了过来。

她紧拧着眉，拼命压下眼神里的怒意和嫉妒，摆出一副焦急的样子。

“言清哥，这不是晓萱姐的衣服吗？”

“昨天她也不知道去了哪，要不你再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她？”

“你先忙吧，千万不能让晓萱姐出事，不用担心我饿肚子，我忍一忍低血糖头昏就好了。”

司言清眉头一松。

他心疼地看着杨雪，脸上的神色更是摇摆不定。

“雪儿，你总是这么懂事。”

“我实在没办法不管，顾晓萱是合作公司的职员，出了事对公司名声不好。”

“你靠过去点，我扫一下这个雪人，看看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3.

一双温热有力的手挥了过来，准备扫去我身上的雪。

忽地又僵在了半空。

杨雪拦了下来，顺手将司言清的手臂轻轻揽进她的情侣羽绒服里。

“言清哥，你手别冻着。”

“冰雪大世界的雪人很多，说不定是别人堆在这里，套了个衣服做架子。”

“你还记得我小时候，被弄坏了一个雪人，伤心了好久吗……”

她轻轻抬起头。

被冷风吹袭的脸粉扑扑的，更增添了几分可怜动人。

司言清为难地看了我一眼。

他很清楚这件紫色大衣是全球限量，是在一起一周年的时候，送给我的礼物。

穿到袖口已经褪去了大半的颜色，我还舍不得扔。

愿岁岁如那年般恩爱，只是我的幻想。

我的意识抽离了一半。

心跳若有若无，夹缝的视线里司言清高大挺拔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

换做从前，我会反复观摩这张极好看的脸，一次次原谅那双诱我沉沦爱河的棕榈色眼眸。

或许我还会愿意相信他会像以前那样爱我。

那样耐心地哄我乖乖吃药，调试天文望远镜，陪失眠的我数星星，我睡了他才肯睡。

可现在，我厌倦了。

看见他，只觉得恶心反胃。

司言清犹豫片刻。

他还是缓缓收回了手，替杨雪拢了拢胸前的衣襟。

“雪儿，我记得。”

“都怪我，那时候不在你身边，没能保护好你，替你报仇。”

“现在你回来了，肯定事事都要以你为主，只是这件衣服有点奇怪……”

杨雪露出甜甜的笑。

“言清哥，你不放心的话，就派人继续联系晓萱姐。”

“你送给她那件的大衣有很多盗版，说不定是别人穿剩了套在雪人的支架里面。”

“我记得晓萱姐不像是会糟蹋浪费东西的人，除非她是故意的……”

司言清眉头一拧。

他冷笑一声，瞬间收回了刚刚的温情。

“她肯定是故意的！”

“不就是想怪我，这两年周年纪念日都没给她送东西吗？”

“也不想想自己配不配，什么身份才能用上这些东西，和一个讨债鬼一样！”

我实在厌倦了。

他好像什么都忘了。

忘了是他说就算是天上的星星都会给我摘下来，忘了是他主动给我买一整墙的高奢包包。

而我从来没伸手要过这些，我想要的从来都只有真心。

可他的真心，容得下张口就要五亿资产的杨雪，却容不下在家里精打细算花3000块的我。

随便吧。

都是要死的人了，我早就不在乎了。

杨雪撒起娇。

“言清哥，别生气了。”

“趁天色还早，我们四处去转转吧。”

司言清点点头。

“今天我来给你拍照片，好不好？”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雪儿是最美，最可爱的。”

原来爱意可以这么分明。

昨晚我想和他与极光合照，他摆摆手，不耐烦地说，“你这张脸有什么可拍的？和你合照，我怕掉了身价。”

当时我甚至安慰自己，一定是他开太久的车，心情不好。

毕竟七年前，他外出出差，仅仅4个小时候没和我见面，都会恋恋不舍得摩挲着照片上的我。

还会发语音给我，“老婆，你这么好看，我好怕有人趁我不在，把你抢走。”

回忆再好，也是从前了。

杨雪挽着他离开。

两人情意绵绵，坐上了保时捷。

我再也支撑不住，彻底丧失了意识……

（卡点付费）

4.

刺鼻的消毒水味窜入我的鼻腔。

入眼是雪白的天花板，几盏惨白的灯光刺得人眼生疼。

“醒了？”

“还好雪融了，路过的几个好心人救了你，晚一分钟你就没命了。”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脸部冻伤比较严重，部分组织已经坏死，怕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脸……坏了？

我怔住了，动了动嘴唇，嗓子却干得说不出话来。

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震了一下。

护士好心地帮我拿过来，看到屏幕上的消息提醒。

“同城热搜？”

“是不是你的家人在找你？你看看……”

我接过手机，下意识地点开。

标题是“江城太子爷夜会小女友，难舍难分激吻半小时！”

画面里，温泉池水雾氤氲，司言清半裸着上身，抱着杨雪吻着。

杨雪推开他，软糯地笑起来，“言清哥，万一狗仔偷拍，被晓萱姐看到了……”

司言清的声音低沉，停下了胸前的索吻，“雪儿，你不是喜欢这样刺激的感觉吗？”

“你才是我心里的正牌妻子，她算什么东西？”

“就算她看见了，又能怎样？反正也舍不得离开我！”

弹幕密密麻麻地从视频里飘过——

“顾晓萱什么时候能死啊？天降还想赢过青梅？”

“偷感好重，两个人身材都好顶，看得我快流鼻血了，真的超爱！”

“我出五毛钱，想看他们进别墅以后的剧情……”

我手一颤，点开通话记录。

未接来电显示处，仍是空荡荡的。

这两天，司言清从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更没发过一次消息。

我再也骗不了自己，是他在忙着开会，是他在为我们这个小家尽心尽力。

可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按下息屏键，屏幕瞬间变黑，反射出我的脸——

一张包裹着厚厚绷带的脸，只露出了一点已经变成灰黑色的皮肤，硬邦邦的，像冻僵的腐肉。

恶心、丑陋。

这真的是我吗？

这是那个七年前的江城外贸小姐选美大赛，凭百万人气票斩获榜首的我吗？

本该灿烂的人生，偏偏就信了司言清的承诺，被白白葬送了。

我不甘心。

不甘心就这样卑微地活下去，更恶心透了和司言清在一起。

再次点开手机，我给上司打去电话。

“经理，我想去高丽国的业务员接听岗，最基础的，不需要露脸的那种。”

“还请你在此之前，不要告诉任何人。”

“五天后到岗，可以吗？”

上司有些为难。

“晓萱，我知道你看到热搜，心里不高兴。”

“可是你毕竟是司总夫人，万一司总知道了，难免会来找麻烦……”

我打断了他。

“经理，还麻烦你公事公办。”

“这么多年，我的业务能力从来都是顶尖的，不该这样讲人情吧？”

“还有，我准备和司言清离婚了，他喜欢的是杨雪，怎么会因为我找你麻烦？”

“五天后，我可以到岗。”

上司不好再多说。

事情定了下来。

门口突然传来几声刻意的敲门声。

杨雪双手环抱在胸前，一脸幸灾乐祸地打量着我。

“我还以为是鬼呢？”

“原来是被扔在荒郊的顾小姐，要不是路过听见声音，我都认不出来了！”

“你活着也是被言清哥嫌弃，还不死了算了！”

5.

我用尽全力坐起来。

“杨雪，你大老远跑到这里来，不就是想看看我现在多惨吗？”

“你满意了？可惜，我还没死。”

杨雪皱了皱眉。

她似乎有些不习惯我不卑不亢地说话。

“死不死的无所谓，反正言清哥早晚都会甩了你！”

“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他看到你估计都要恶心得吃不下饭！”

话音刚落。

门口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

司言清推开门，轻轻搂过杨雪。

“雪儿，你怎么在这里？”

“我刚刚去给你拿药了，你不是头疼吗，还不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

杨雪瞬间委屈起来，红着眼圈转身扑向他。

“言清哥，我就是担心晓萱姐，来这个危重病房看一看……”

“毕竟这两天她都没出现，我怕她出事了。”

一提到我，司言清的明显不耐烦起来。

“她能出什么事？”

“我不是说过了，她就是矫情爱作，要别人关心她博同情！”

紧接着，他的目光突然扫到了病床旁的手机。

他顿了一下，伸手拿起手机。

“顾晓萱的手机怎么在这里？”

“你是……”

杨雪连忙装作步伐不稳，就要昏倒。

“言清哥，我有点头晕，可能低血糖又犯了。”

“你去请护士给我打两瓶葡萄糖，好不好？”

司言清皱着眉头盯着我。

他始终没能将眼前这个鬼一样的人，认出是我。

“雪儿乖，等我。”

等他一离开。

杨雪才扭过身去，长舒一口气。

见她一脸窘迫，我缓缓开口嘲讽道。

“你在怕什么？”

“不会怕他认出我，然后不理你了吧？”

杨雪脸色一变。

“顾晓萱，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要不是我当年出国，你以为你能有今天的机会？”

我直直盯着她。

“既然司言清这么爱你，你敢不敢打个赌？”

“赌你有没有本事，五天内让司言清和我离婚，娶了你。”

“到时候，我把我的人和我的位置都让给你，绝对不反悔！”

她的表情顿时僵住了。

似乎被我的突然发难激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继续激将她，“不是说你是他心里的正牌妻子吗？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是吗？”

“五天时间，还不够？”

杨雪轻蔑地冷哼一声。

“好啊，赌就赌。”

“我会让言清哥在五天内和你离婚，亲手签下离婚协议书！”

“到时候，你可别反悔！”

还没等我说话。

手机屏幕亮了起来，响起了来电铃声。

病房外的司言清提着药袋子。

他打着电话冲了进来，听见铃声在病房内回荡。

“你就是晓萱，对不对？”

6.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是在怕我现在认出你，对不对？”

司言清走上前。

他想贴着我的脸，仔细辨认我。

杨雪迅速走上前。

她挡住他，不让他继续靠近，焦急地低声说。

“言清哥，手机那么多，别弄混了。”

“这人和晓萱姐根本不像，你别吓着人家！”

我本能地退缩到床角。

见我有反应，司言清越发激动地想看清我。

护士冲了进来。

她推开他们，厉声呵斥。

“探视时间已经过了，你们是病人的什么人？”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请不要随意打扰病人休息。”

“小姐，刚刚我给你拿了手机过来，是家属有联系到你吗？”

我连忙点头。

护士松了口气，帮我调整了一下输液管，转头对司言清说。

“先生，还不走吗？”

“再不走，我要叫保安过来请您出去了！”

门再次关上。

病房只剩我一个人。

我指尖轻轻滑动，将手机设置成了免打扰模式，这才安心将它放回了床头柜。

直到第二天的傍晚时分，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提示免打扰提醒。

是司言清发来的消息。

“顾晓萱，你到底在哪？”

“我去了街角找了那个雪人，可那件大衣已经不见了。”

“到底是不是你故意堆的雪人？”

我截了图发给了杨雪，顺便拨通了她的电话。

电话那头，杨雪语气透着一丝不耐烦。

“喂？你打给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想反悔，又舍不得离开言清哥了？”

“这下怎么办呢？言清哥还在厨房给我准备烛光晚餐呢，我正打算开口。”

“要不你跪着求我，我考虑一下，不和他说这件事。”

我淡淡开口。

“看一眼发给你的截图吧！”

“他现在还在关心我，还跑到街上找我的衣服。”

“五天后，他真的能为你跟我离婚吗？”

杨雪明显一怔。

隔了两分钟才强装镇定地找补起来。

“顾晓萱，你别得意得太早！”

“他只是公事公办，不是关心你！”

我轻声反问，声音中透着一丝嘲弄。

“是吗？”

“可我觉得，他对你的心思也不见得有多深。”

“毕竟，到现在，他连离婚都没提一句，还需要你这么辛苦地演戏，你不累吗？”

杨雪咬牙切齿。

“你给我等着！”

电话忙音响起。

一个小时后，我的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一条新消息。

是杨雪发来的。

我点开那条信息，图片跳了出来。

画面里，杨雪披散着头发，满脸娇羞地依偎在司言清的怀里。

司言清微醺地半躺着，吻着她的额头。

紧接着，文字消息发了过来。

“看到没有？他的身体不会说谎！”

“我已经跟他说了，等他醒过来就会和你提离婚！”

我心里一阵冷笑。

果然是他们富人的风格。

炫耀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几分龌龊。

要是以前，我会伤心好久，甚至茶饭不思。

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透了，恨不得早点和这两个人撇开关系。

我关上手机，查起了外国业务细则。

不久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好久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

之前在家里等着司言清回来热饭，常常趴在餐桌上，半个小时就醒一会。

累得腰酸背痛，等来的就是无穷无尽的借口应酬，他和杨雪在床上翻云覆雨。

那样的日子，我再也不要经历了。

等手机再次响起，已是清晨。

司言清发来三条信息。

“顾晓萱，别给我再玩消失，我没耐心了！”

“立刻在一个小时内给我出现，乖乖道歉认错！”

“不然，我就去找律师办离婚！”

7.

急了？

看来计划成功了一半。

我反复读着威胁的字眼，按下删除。

语气里满是不耐烦，像催促一条听话的狗。

他还以为我会像以前那样，急忙给他回电话解释和道歉。

可我只觉得恶心，甚至看到“离婚”两个字，竟然感觉终于能解脱了。

一小时后。

司言清的律师准时发来了一份正式的离婚协议书。

为了显得自己占据主动权，他的协议内容写得相当干脆利落。

没有财产分割的争议，没有拖泥带水的感情挽留，连一句“我们以后还能是朋友”这样的客套话都没有。

这就是我花了七年不惜一切代价去爱的人。

连离婚都急得像赶着去处理工作文件一样，只有冷冰冰的三个字留言——“结束吧。”

协议书中，律师还附了一条附加信息。

“司总要求，如果你一天内不签字，我们会申请起诉离婚。”

我指尖摩挲着手机边缘。

一丝愤怒的情绪都没涌上来，只是淡淡地笑了。

感谢司总配合，我才能提前安心办出院手续，今夜就能直飞高丽国了。

机场安检很快。

我坐在经济舱的座椅上。

点开手机，将签好的电子离婚协议书pdf版发给了律师。

“我同意离婚。”

“协议已经签好了，你转交给他吧。”

随着，飞机缓缓升空。

我望着窗外连绵的云层，心底竟然前所未有地轻松。

终于离开了江城了。

离开了那个前后不一，厌我入骨的司言清身边。

一下飞机，重新打开信号后。

司言清就发来了消息。

“难怪你敢离婚……”

“我问了一圈才知道，你调到国外去了？”

“为什么不和我说，你一个人去国外有多危险？谁允许你擅自做主的？”

我没有回复。

心里有些无语——离婚协议都签了，他现在关心我去哪里，又有什么意义？

去往酒店的路上，司言清的消息发个不停。

“你还在怪我没去接你？”

“当时雪儿生病了，我慌了神，才没接上你的电话。”

“一定有什么误会，我给你买了头等舱的票，你回国一趟，我们好好谈谈？”

看着就心烦。

我再次按下免打扰。

在酒店睡了一夜后，我去了当地有名的整形医院。

医生翻看着我的病历记录，“脸部冻伤已经导致了不可逆的皮肤组织坏死。”

“即使我们尽力修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如果是以美观为主的整形手术，脸会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这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和身份，可以接受吗？”

我点了点头。

“我就是要别人再也认不出我。”

“这样，就没办法再打扰我的生活了。”

8.

接下来的半个月。

任何来自江城的消息，都被我统统被屏蔽。

除了上司会打电话告诉我，司言清找不到我快疯了。

他每天都在联系大量的高丽国人脉资源，只要有一点消息就立刻起来查看。

堂堂一个司氏总裁，变得形同枯槁，和死人没区别。

我只能继续回复。

“请公司继续替我保密。”

“我已经和司言清离婚，不愿意再让他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后面两天，上司没给我打电话。

本以为司言清善罢甘休，不再找我了。

直到下午，我拎着药品和复诊报告，从诊所走回酒店。

一辆黑色的车在我身旁戛然停下。

司言清急匆匆地从车内冲出来。

“晓萱！”

“你躲我躲得够久了吧，要惩罚我，也惩罚够了吧？”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我根本就不敢回别墅，满屋子都是你的东西……”

我眉头微蹙。

装作没听见，转身快步朝着酒店方向走去。

司言清大步追上来，挡在我的面前。

“站住！”

“晓萱，你不要这么对我好不好？”

“我真的有那么差吗？差到你宁可放下一切，都要离开我？”

“我想清楚了，这七年，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雪儿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僵在原地。

他的目光落在我拆下绷带的脸上，神色疑惑起来。

“对不起。”

“我错认你是我妻子，我实在是太想她，所以才这么失态……”

我的心怦怦直跳。

转头离开，却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水洼。

右腿一顿，微微跛了一下。

身后的脚步声再次响起。

司言清猛地冲上来。

“等等……”

“你，你的腿！”

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死死盯着我。

“你就是晓萱，对不对？”

“七年前，你替我挡了竞争对手的恶意冲撞，腿被压得粉碎性骨折！从那之后，每次走路都会轻微跛行……”

“我怎么可能不会不记得？”

我冷冷地甩开他的手。

“所以，为你粉碎性骨折的下场是什么？”

“下场就是被你和杨雪当面羞辱成瘸腿的黄脸婆，下场就是在暴风雪里差点活活冻死！”

“你记得这些很重要吗？你的爱很拿得出手吗？”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将我拉入了怀里，双臂紧紧地抱着我。

“是我的错！都怪我！”

“我不该那样对你，不该让你伤心，更不该让你离开……”

“你可以骂我、打我，甚至恨我，但别再离开我，让我找不到你，好不好？”

我用尽全力推开他，抬起头冷冷地盯着他。

“司言清，你搞清楚一点——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签过字，又来纠缠我干嘛？”

司言清急得额头都沁出细汗。

“那份协议根本不是真的！”

“我让雪儿去做份假的协议，就是想让你回来而已！”

我转头看向身后。

目光正好落在站在不远处的杨雪身上。

“假的？”

“那你倒是问问你身后的人，离婚协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9.

“雪儿，怎么回事？”

“我不是和你说过，只需要走个形式吗？”

司言清冷声质问，声音压抑着怒火。

杨雪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她咬了咬牙，干脆冷笑一声，“是真的又怎样？”

“难道你不想和她离婚？不想和我在一起？”

司言清脸色陡然阴沉下来。

“杨雪，你疯了？”

“你凭什么替我做这种决定？你以为你是我的什么人？”

杨雪气得浑身颤抖。

她尖声说道，“言清，是你说我才是你的正牌妻子！”

“你从头到尾不就是在玩弄她吗？她这种人，根本配不上你！”

“现在离婚了，你应该庆幸才对！我做的这些，难道不是为了你和我更好地在一起？”

司言清脸色铁青，额头的青筋突突跳动。

他猛地一拳砸在墙上，低吼道：“你闭嘴！”

“晓萱是我唯一的妻子，你没资格羞辱她！”

“是我犯蠢，竟然要和你这种贱人在一起，才让晓萱伤心离开我！”

“立刻给我收拾东西滚回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杨雪气得快哭了。

她踩着镶钻细高跟，用力关上车门。

“司言清，你给我等着！”

我不满地啧了一声。

想趁着两人吵架的间隙偷偷逃走。

司言清拽住我，蛮横地搂我进怀里。

“晓萱，就算你恨我，也让我把话说完好吗？”

“从那天暴风雪后，我接到消息说有一个人被冻伤送到医院开始，我就派人调查你的下落。”

“可我真没想到你会伤得这么重……甚至在医院都没认出你。”

他单手伸向西装裤。

取出一个透明包装的精致项链。

“你喜欢的那片海滩，我暴雨赶潮了三次，才捡到夜光螺，给你做了一串项链。”

“钱，名誉，甚至整个司氏……只要你开口，我统统都给你。”

“我真的很担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吃苦，受委屈。”

“我已经安排好了直升机，就在医院楼顶停着。”

“和我回江城，好吗？”

我拼命挣脱。

嗤笑了一声，抬眼看着他。

“你是怕我吃苦，还是怕别人看见司家太子爷为了一个落魄的弃妇到处奔波？”

“我们已经离婚了！你和谁在一起，和我有什么关系？”

“司言清，我不爱你了，算我求你，你走吧！”

他脸上的痛苦更深了一分。

语气里带着隐隐的乞求。

“你还在说气话？”

“从现在开始，你去哪，我就去哪，我不会再离开你一步。”

话音刚落。

司言清的手机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杨氏董事长严厉的声音，带着满腔的怒意。

“司言清，你怎么回事？”

“雪儿说，你为了顾晓萱叫她滚回国？”

“你现在立刻回来，带着顾晓萱跪下道歉！不然，我们杨氏集团会立刻从司氏撤资，你自己看着办吧！”

司言清捏着手机，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修长的指节微微泛白。

他低声说道：“杨伯，你骂我可以，晓萱和这件事没关系。”

杨氏董事长冷笑一声。

“司言清，你别偏袒错人了！”

“杨雪是我女儿！你让她受委屈，我们杨氏凭什么还要给你司氏站台？”

“不要忘了，这几年来，是谁帮你司氏撑住了这么多海外市场！”

“一句话，今晚回国，和雪儿解释清楚！”

电话啪的一声被挂断。

司言清僵在原地，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片刻后，他看向我。

眼中满是痛苦与挣扎。

“晓萱……”

“抱歉，我会尽快回来，你等着我。”

9.

一周后，晴天。

上司打来紧急电话。

“杨氏翻脸比翻书还快，直接撤资了。”

“江城的新贵集团趁机崛起，直接把两家推倒了。”

“杨家所有东西都拿来抵债了，杨雪舍不得卖掉自己的LV包包，甚至去了夜场上班，被人偷拍，变得疯疯癫癫的。”

“司言清更崩溃，整个人像是疯子一样，不停在办公室摔古董，说自己没脸见你……”

“直到昨晚，他……”

我听着，心里没有波澜。

没想到，在身心俱疲的情况，司言清还在从江城派医疗团队送到高丽国。

每天都有医疗团队上门给我做术后检查，药品和各种恢复物料也一车一车送到我下榻的酒店。

甚至，当地整形医院也被悄悄打通关系，免去了我的大部分费用。

可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开口回应上司。

“他怎么了？”

上司叹了口气。

“司言清想不开，跳楼了。”

“趁夜里没人，从大厦18层跳了下去，摔得面目全非了。”

我心头一紧。

闭了闭眼，压下心底复杂的情绪。

18层……

七年前他对我表白的时候，说，“如果哪天我负心了，就让我下18层地狱，给你赎罪……”

终究是一语成谶。

挂断电话。

阳光轻轻洒进窗台。

街道上，人群川流不息，叫卖声此起彼伏。

生命可贵，万物可爱。

我要好好活下去。

（完）